

巴黎遊記



上海
光華書局版
1931

A decorative red border with intricate white floral and leaf pattern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area.

巴 黎 遊 記

徐 霞 村 著

上 海 四 馬 路

光 華 書 局 印 行

1931

一九三一年九月付印

一九三一年十月出版

1—1500册

巴 黎 遊 記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實售大洋三角

著 作 者

徐 霞 村

印 刷 者

光 華 書 局

發 行 者

光 華 書 局

總發行所

上 海 四 馬 路
光 華 書 局

分 店

武 昌 察 院 坡

目次

上卷：阿多斯號

船上的小朋友	一
英國人的樂園	七
趕馬車的老人	一五
哥崙布的兜風	二一
阿多斯號上的人物	二五
亞丁的上岸	二九
別同行的軍官	三五

下卷：在巴黎

第一天到巴黎·····	四一
我的住所·····	四七
夜談·····	五一
綠克桑布爾公園·····	五五
若爾曼·····	五九
我的書店·····	六七
到 Palais-Ju-Bois 去·····	七三
加布林捷·····	七九—八一

船上的小朋友

我從來沒見過比慕潔更好看的女孩，她簡直好看得人驚訝。若想描寫她，我必須先要受福羅倍耳十年的訓練，因為我的筆實在不夠用。我祇能說出她是幾歲，她的眼睛是怎樣大，她的睫毛是怎樣長，她的鼻子是怎樣高，她的短髮是怎樣光潔整齊。但在這些普通的地方之中，還藏着一種清秀的氣息和聰明的光輝，不是文字可以描寫的。

前天，在船開了以後，袁，魏和我因為收拾箱子弄得很疲倦，也顧不得房間裏的悶熱，都坐在自己的床上休息。房間的門是開的，我們可以看見對面房間的門帷。忽然，門帷後轉出一個女孩，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跳下來。

『這孩子真好看！』袁一面說一面走過去『來，來，過來！』她又姍姍地笑着進去了。

『出去吧，先生們叫你呢！』她的親戚鄧太太好像這樣說。

鄧太太先走了出來，慕潔却還扶着門框，用她那深邃的眼睛望着我們。

袁拿了一個香蕉送給她，她躊躇地接了，回去問了問她的母親，才出來說：

『Thank you.』

我們都笑了。

『你姓什麼，小朋友？』

『姓劉。』

『叫什麼？』

M k r i o 』（慕潔）

『那麼你幾歲了呢？』袁把她拉過來問。

『兩歲。』

我們很驚訝，鄧太太却笑了。

『她是四歲，因為船上的規則在兩歲以下可以不買票，所以說兩歲。』鄧太太這樣向我們解釋。

在甲板上，我們常常可以看見她的蹤迹。在她對我們的懷疑消滅以後，她是個很大方的女孩。只要我們一招呼，她就會海鷗似地飄然地跑到我們前面。在這時，那個看護她的女僕，總要很快地一把小藤椅放在地上。她不愛說話，——我想大概是因為不懂我們的話，——不過當她對着你坐着，她的注視和微笑就比說話還使人滿意。

雖然我們送給她的食物很少，她却時一大包一大包把自己的糖果拿來讓我們吃。即使是向來不愛吃零食的我，現在也不得不吃她的楊梅，蛋卷，和陳皮梅了。

她的母親好像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來裝飾她。自然，她的臉永遠是潔白的，她的短髮永遠是不亂的；然而最奇怪的却是：是她的衣服差不多一天要換幾回，而且每回都是經過很精細的計劃和手工才成的東西。我曾有一次見過她的一件坎肩，坎肩上繡着兩個娃娃和一個有眼有鼻的太陽，所有的顏色都是配得如此合適，很容易使人想到童話裏的仙衣。

魏和我都勸袁替她畫一個像，他因為愛她，也答應試一試。到我們徵求慕潔的同意時，她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。今天一大早就跑過來提醒我們，使袁不能再遲延不畫。袁讓她坐在甬道裏，自己在房裏動手。她坐的時間雖然很久，

却始終不曾露出不自然的表示。

袁老早就說，小孩——尤其是她這樣的小孩——是最難畫的，因為她們的臉上沒有一點皺紋。他很希望能用油彩，可是他的油畫器具都不在身邊，現在只好用速寫的法子。

他畫得很快，也畫得很像。她看了非常喜歡，時時拿進去給她母親看。

速寫能夠畫得這樣好。我不能不佩服袁的藝術。但有一點是袁和我都同意的，就是：他沒有把她的清秀和聰明完全畫出來。袁說這都在她的眼睛裏，然而他却不能把她的眼睛畫得十分滿意。

早飯後，振鐸和我一同走上甲板。他見慕潔也正在上面，便很快地跑回把時像機拿來，預備給她照個像。她起初似乎有點懷疑那個鐵的小匣，後來我向她解釋，說照像就是快的畫像，她才安靜地坐下。膠卷已經拿去洗了，我盼望

你們能從那上面看見她的眼睛。

回到房裏，袁正在用黑筆蓋着鉛筆的底稿。

『阿哥，你姓什麼？』慕潔忽然跑過來，很親熱地問他。

『阿哥』很快地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一條紙上交給她。

過了一會，她又拿回另外一條紙，上面寫着她們在香港的住址，——大概是她的母親寫的。她一面笑着，一面用她的廣東話要求袁在畫好之後給她們寄去。袁答應還要給她一個更好的。

我忽然想到她明天就要下船，不能再做我們的旅伴了。我很害怕，不知道我們以後的三十多天的生活中將要失去多少興趣。

唉，她的眼睛也許永遠不能再見了。

英國人的樂園

醒來時，天已大亮，魏從外面回來說，外面景緻很好，應該快起來看看。
於是我趕快喝了咖啡，走上甲板。

三日來除了水就是天的海上，這時已排上了兩列蜿蜒的小山。在蓋滿樹木的山面上，露着紅色的土質；一朵朵的白色的水氣繞着牠們的圓頂，如同聖者的光圈。濃重的雲彩散在天空，被東方的曙光照着，現出燦爛的邊緣。下面的海水是那樣碧綠，那樣平靜，使人想到春天的西湖。有時偶然有個廣東式的舢舨從我們的船旁滑過，把清楚的影子映在水裏，又近又小，使你不敢相信牠是真的。

我對袁說，如果他作畫，今天可不愁沒有材料。他告訴我這些東西真使他手癢。

過了一會，我們的船漸漸走近香港。香港的岸上立滿了很高的西式建築，從遠處看來好像一些小的鴿子窠隱顯於樹林中。水面上也增加了許多船隻：無論是帆船，是軍艦，是郵船，在這靜恬的空氣裏，都好像帶了幾分美麗。即使偶爾有一兩聲汽笛，因了有兩山的回響，也不怎樣使人厭惡。

我們的船也不靠岸，就停在這豔裝的海峽裏了。

許多接客的小船都向我們圍上來，每一船上面都差不多插着一個「某某酒店」的旗子。我們船上的廣東旅客都好像認識牠們，也不講價就開始把行李用繩子繫下去。

「香港是英國人的樂園。」這句話真使人心動！

西諦，魏和我都想上岸看看，但又因為不知什麼時候開船而不敢冒險。我們由船頭跑到船尾，由船尾又跑到船頭，躊躇着。

西諦提議先到扶梯口去看看風色，於是我們又跑到二等艙。扶梯口這時已擠滿了人，維持秩序的外國人見我們站在那裏，以為是要上岸，便催我們趕快下去。

『我們什麼時候應該回來呢？』西諦乘機問他。

『哦，有的是時候。』

『下去吧，大概不要緊了。』西諦說。

『管他呢！』我說。

下面正靠着一隻小汽船，我們也不問三七二十一，很從容地跨上去。船裏的人似乎毫不注意我們，仍舊替別人接行李，接完行李便把船向岸駛去。

到岸後，一個老板似的廣東人先跳上去，然後幫助每個旅客上去。

『多少錢？』我們用英文問。

『謝謝你。』他滿面堆笑地用英文回答。

『沒有行李，三個人，多少錢。』

『謝謝你，謝謝你。』

『不要錢？好，好。』

我們大步地走開，一個個笑得直不起腰來。

照了一個像，我們便開始決定到什麼地方。我本想提議去坐登山電車，後來因為西諦說要找個朋友，我們終於決定到商務印書館。

一半靠着我們的瞎闖，一半靠着殷勤的詢問，我們居然找到了牠，但是所得的却是閉門羹。我們立刻注意，關門的鋪店不只是商務，別的大公司大洋行

也很多。在街上，男女學生成羣地遊行着，賣弄着他們那些漂亮的制服。如果你站在碼頭上，你也可以看見所有的軍艦都掛上了彩旗。若不是西諦買了一份報，我真不知道今天就是「大不列顛的帝國日」。

在惱喪之中，我們忽然看見，在柏油的十字路口，靠着一個很高的石牆，有一個人工的礮台道。我們走過去。道很窄，兩邊種着西洋芭蕉，頂上覆着濃密的槐樹，使人立刻把剛才的炎熱忘却。從頭至尾都充滿了寂靜，久久不見一人，好像一條禁宮的入路。

我們都打算在這裏休息一會。

『這不是到登山電車的路嗎？』魏忽然說，指着一個『To The Peak Trolley』牌子。

『好極了，讓我們上去吧！』

我們走上礮台路，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停車處，停車處是一個火車站似的房子，一輛寬而短的電車停在裏面。我們趕得很巧，剛一上車就開了，被一根鐵繩拉着，牠很快地爬上那陡而窄的軌道，好像一個升降機。我們可以感到我們的耳朵因空氣稀薄而不覺有些聾了。

向下看，我們上岸的海灣已如一個輪廓不清的小池籠罩在一層水氣之下。我們的阿多斯和別的船隻稀稀地浮在牠的面上，如同一些小孩的玩具。四周是葱色一片：葱色的山尖，葱色的山谷，從葱色之中時時蕩出泉水的流聲。電車穿過了山腰的白雲，在清靜的山頂慢慢停下。我們站在山道上，可以看見後港的風景。

後港的風景完全與前港不同。一切都是清淡的，沒有一點豔麗的色彩。天是淺灰，海是淡青，中間夾着幾片薄雲，如同渺漠的小島。太陽發着微光，把